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録監生臣龔　果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卷五十四

宋 朱子 撰

書 時事出處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右司執事熹昨得見執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矣中間執事來使閩部熹是時方退伏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舄之餘光亦嘗以章少卿丈所致書輒為數字之

記以通於左右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比來同安趾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為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為郎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為職除日流聞四方幽隱無不悦喜以為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

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涖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蓋熹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筭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踦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為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義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

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為利也明矣而况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媕阿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為戶部者又為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逋負

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使償之又如合零就整全是經總制錢今年二稅放免今年虧欠必多亦不可不知也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鐘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敝而不知特藉此為說以誑誤朝聽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為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

持符來逮吏繫治撻擊以必得為效縣吏不勝其苦曰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為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

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況如此者惟其末之知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為是者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静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

外巴賨邛莋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豈不休哉熹
踈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
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
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惟執事之
留意焉方春向温伏惟益厚愛以俟眞拜不宣

與李教授書

竊惟朝廷興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於
州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別

異之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贍學錢者蓋州縣通得用之今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官而業於縣者無與焉以熹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朝廷以執事宜為人師故以執事教泉之人為士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盡亦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任其費執事以為縣將焉取之於民者悉矣今兹民力困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

而責之以此是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執事不為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則諸縣者熹所不能知如熹所領學其誦說課試大小條科熹自以為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為雖執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借之域而反以例削之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熹已具公狀申稟而以此私於左右伏惟思究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攷其制財

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捐而與之亦所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已勝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厲焉又況理法有可與者乎干冒威嚴不勝皇恐

答陳寧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熹少時見諸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乃識其兄迂仲卽之粹

然而溫無諸矜爭之色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凡也至官未久聞其分教是邦心甚喜以為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其力助故事有可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喻意指而不意其怒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李君書以為熹有少年鋭氣嘗為論事者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以年長者為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所以然

者直不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其衡軏也後其衡軏而獨以蓋軫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耳此熹所不曉也又謂四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熹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學矣尚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猶州不得用其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者矣獨

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自謂無勝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熹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衷於李君外自有一州之教官上為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熹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熹之私指謬也又謂熹不能有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熹所

爭乃公家事無毫髪私意於其閒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思也熹已謝學事但此邑官錢終不可失蓋此乃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旦之私伏惟持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熹前所爲劄并封納呈他尚容面究

與黄樞密書

竊聞猷酋隕命種人逋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

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畀付莫大之慶海内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於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於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内外空虚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為海内所屬望者為之輔佐進賢退姦修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為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

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扆忠懸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敵騎横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於彼則勝負之决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戒兢慎祇肅改圖柄任益修政理以答

揚上天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為利而遽自以為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敵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持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為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摇必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敵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

復窺吾廬龍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爲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則賢於今日秉鈞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失今不早爲計敵人士馬精彊固未有損今兹所失獨完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修怨於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斂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

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閣下以道學履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答陳漕論鹽法書 季若

熹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為適今之宜莫便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説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問之崇安之人則比其舊費畧有所省無不以為便者問之建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為利為害未可知也兩邑之數具之别紙可見其實又不知他邑如何爾然熹竊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彊弱均敷已

寛下貧應役之民便省賠費又凡種種弊倖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吏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幸免而今例輸者横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般運之

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興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為鹽法蠹害之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溢賣合支產鹽重為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

以蠲積獘況所以増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為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之絶不繼停留綱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二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於埕戸搭於綱船漏於步擔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戸所煎民間所食之

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為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剋剝使埕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為賤鬻以救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謂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而一斤止賣二十文亦得三十萬貫恐不止此數更乞籌之又使埕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鹽益快何憚而久不為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埕戶為循環本也今官收而官給之在客人則為枉費在埕

戶則無實利曷若使埕戶客人自為貿易而官封之沿海逐縣尊委令丞或簿尉則客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數錢足以具舟楫資往來埕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為十二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者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椿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為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人徑從便路興販則此錢固已在所蠲矣行此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

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
數以減計産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
則使徑就埕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興販透
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熹聞見思慮所及但議者見
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年間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
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討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
分數於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為久遠之利使閩
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於吾民自陳公始子孫不

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辱既採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兾高明矜而恕之幸甚幸甚

答劉平甫書

聞已遣兩使議和金人待遇甚厚或疑金勢實衰故欲且緩我師耳所遣乃歸正人也楊已罷御營用周元特之言也周已還南嶽矣山中已聞否伯崇兄不及别上狀想且留屏山比日讀何書講論切磋之益想不但文

字間也上蔡帖中儒異於禪一節道閒省記頗覺有謦
試相與究之見日面論也
與陳書謾寫去只可呈大兄一讀而焚之勿留也此
言之發其不能受也固宜然萬一成行則所言必有
甚於此者又將何以堪之耶觀此氣象不若杜門之
為愈下計終當出此耳元履云若為貧即不妨已以
行道自任而以為貧處人此正吳材老之論古音也
可以一笑

與延平李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已獲闗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十四日到鈆山館於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病今日戴君來診脉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只是禀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升降上下各為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頃在建陽惟見大湖一親戚語近此耳至於心意隱微亦頗得之信乎其不可揜也熹向蒙指喻二說

其一已叙次成文惟義利之説見得未分明説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畧如日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畢即録呈也但義利之説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説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附行若蒙賜教只以附建寧陳文處可也天氣未寒更乞為道保重以慰瞻仰

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備

與魏元履書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顔温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副本已送平甫託寫呈當已有之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甚幸甚然闕尚遠恐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辭日投之更屬湪文催促必可得也和議已決邪說横流非一葦可杭前日見周葵面質責之乃云此皆處士大言今姑為目

前計耳熹語之曰國家億萬斯年之業參政乃爲目前之計耶大率議論皆此類韓無咎李德遠皆不復尋遂初賦矣庶寮唯王嘉叟諸人尚持正論然皆在閒處空復爾爲兩日從官過堂諸府第不知所論云何欲少贊之輙不值未知渠所處也言路惟小坡論甚正但恐其發不勇不能勝衆楚爾王之望龍大淵已差使副不知尚能挽回否諸非筆札可盡

共父之出中批所命朝野不知所坐本欲作先生一

書醉矣不能因書及之亦令平甫寫其劄副槀寄呈矣

與魏元履書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鶻突聽之使人憒憒似此氣象規模如何抵當得王之望尹穡輩更何足掛齒牙間也

與陳侍郎書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慰藉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言而

奉祠冐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所
示堂帖謹以祗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
也蓋熹賦性朴愚惟知自守間一發口枘鑿頓乖度終
未能有以自振於當世退守丘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
閣下之力得竊廪假以供水菽之養其為私幸亦已大
矣顧以義分猶有僥冐之嫌而閣下推挽之初心猶以
為不止於此此則豈熹所敢聞哉又蒙垂喻今日之事
慨然有戞戞乎其難哉之嘆且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

去處之義自處甚明臣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疎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徒然哉臣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是以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臣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

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薦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斂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獘而求所以為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頹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為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

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為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内咈

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
苟逭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
之說也此其為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
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讎萬世
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為自
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
攻退不能守顧為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讐幸而得之
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

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焉無復分毫忍痛含寃追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讐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彛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凛然以寒心矣而為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為

獨斷之說傅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
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為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
為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
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
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攖
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
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為之一言以正之
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為國是之說以應

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而羣公亦不聞有以為不然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為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刼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為若和議

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為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熈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為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

乎此則指以為邪朋邪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葢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況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為今日大

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閤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

流之底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内生靈之願也

與汪帥論屯田事

崇安有范芑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當時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實邊郡紓民力省歲費者甚有條理不知其幕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保

而在我者亦豈當但為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為急與其賣度牒責財於民而兇其首以絕生聚之源賣官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訛雜以為吾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彊之實效乎況前人已試之驗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爾稼穡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為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閤下之明乘此邊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就事況諸司又皆通情則事之

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審議而共為之失今不為恐後難復值此可為之會矣熹在遠僻不能深得利病之詳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載竊以為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申軍律練士卒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為之備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與曹晉叔書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

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嘆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日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屢詢近況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

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蒼如何耳

與魏元履書

被教備悉至意大槩只放稅廩窮兩事爾放稅是秋冬間事且與諸公商量未晚廩窮亦是州縣間合行事似不必聞之朝廷朝廷每事如此降指揮恐不是體面昨日已作為書今錄呈不知且如此可否第五等是五百文以下其間極有得過之人若物業全被水傷固不可不全放若但傷些小如何一例放得但百十錢以下産

戶即不能如此分别與全放不妨爾西府書旦夕遣去熹亦當作書且以老兄所説與熹鄙意告之惟其所擇但一兩縣灾傷似只是監司州郡事若執政者切切然只專為鄉里理會事似屬偏頗道理亦不如此芮漕之書相咨問如此若以誠告豈有不行徐任亦方留意此事儘得商量若商量到十數日間亦須有定議矣朝廷在千里外其為報應豈不緩耶但商量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咎乃在彼若自

家所説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況禹稷顏子事體不同吾人已是出位犯分了若合告州府監司者告州府監司合告朝廷者告朝廷盡誠以告之而行與不行付之於彼猶未為大失今又向如此却似未是道理蓋此事一發使朝廷失慮四方之體州郡監司失其職吾輩失其守雖活千人不可為也如何如何不若更度事理之所宜力告諸公有合朝廷應副者令自申明而約以助其請則庶幾或可

爾謝諸公書必已有定論頃見伊川集中謝韓康公啓乃是除講官後方謝之吳憲既得書却難不答且答其書因謝其意似無不可但諸公無書來者則未須爾將來謝帥之辭不過自叙己意謝其薦揚而已橫渠有數篇謝人薦舉書甚佳何必作佞語亦何必作惷辭但薦書中有此人姓名亦是人生不幸事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也養源小扺如此而遂竟去何耶熹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咎人主柳子厚曰食君

之禄畏不厚兮惮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黙黙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見識也得汪文六月十九日九江書云六月末可到玉山於彼俟請祠之報已作書速其行矣一請猶是禮數若又再請則無謂矣熹與書云有如再請忽遂雅懷而治亂消長由此遂分豈惟公終身恨之天下後世亦且有所歸責矣不知渠又以為如何所欲言甚衆亟遣人草草

與魏元履書

里中大稔數年所無幸事然小民債負亦倍常年比收斂已想亦無餘矣昨得趙推書云漕司已備錄熹劄子行下府中未知後來如何王守趙漕都未通書蓋亦懶與此事矣其父前月二十間因論王琪專被密旨築真州城不經由三省密院大忤上旨批與端殿宫觀次日又批與知隆興乞放謝却令朝辭乞以念八日又令初四日却似悔前舉之失然其父書云陳丈力爭此事恐亦不能久兩公在朝雖做大事不得然善類不無所恃

今各辭去亦可慮也書中令致意尊兄云事體與昔不同陳丈若去則此事當自審處平父亟遣人至雲際人立俟書草此為報集議文字上内欽夫他文未暇檢然多取而不究其旨此乃尊兄舊病何為未能去耶尚老書中相告戒切中拙病荷其相愛之意不敢忘也

賀陳丞相書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賛襄密勿凡

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輙以身之去就争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懔懔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争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

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然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

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捄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與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

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顧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履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

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冐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答魏元履書

所喻杜征南語此固切論然今日之事恐異於此蓋彼

以彊大兼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不然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有為乃其義理事勢不得不爾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畧而天下之事當得但已耶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義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若以征南之言為正竊恐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偶不及此見來書又言之聊發其愚不知老兄以為如何也頃見林黄中說在宫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

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
其慮事之不詳也熹因為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楚
最無罪故楚旣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謠則當時
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
奈何以為比乎此與所論亦稍相似因諰及之大抵議
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
語說及為兒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
人胸中如何其議論乃爾暇日試熟觀數過當見古人

論事輕重緩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歎也

與陳丞相書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絶不

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黄閤之下未始一日而忘
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祗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
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
熹之狂猥朴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
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即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近
制不應辭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禄以共
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
寢嘿以至於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為下書以招

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為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即遽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說盖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閲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為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内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為不厚豈不顧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逡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南

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
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禄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
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
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獧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
棄猶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
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草流弊者使乾剛不亢
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
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嚚嚚然處畎畝而樂堯舜者猶

將為明公出況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護畧食以慰具瞻熹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汪尚書書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為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為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

為士者狃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偽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茲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廸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為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為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

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為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為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寘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為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為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争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華為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為

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駮正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識者韙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為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亦嘗𨷂說及此而今畧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為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為深喜明公若察其顧忠之意而寛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

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禄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求未易遽得即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灑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

簡已也有劉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矣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明公尚勉之哉

答汪尚書書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溽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矣近拜手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懇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戇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

以上正君心下起頽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為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輙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為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内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

道不合顧踽踽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為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為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為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

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况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為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説不去則自違素

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為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為便也復因徐倅便人拜啓區區底藴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進德脩業為主眷人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答汪尚書書

國史侍讀内翰尚書丈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之賜即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為慰熹學不加進而迂戾日甚特以去違門墻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

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孫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
履致丞相書及中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
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
為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
人得為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雋望服在
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
行之效也以為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
觀朶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卬首信眉則有出位

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為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朞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為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為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敦譬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為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

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為譴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

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為何如也近見吕中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益為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陳丞相書

熹昨以愚懇冐瀆威尊似聞鈞慈憐念未許遽就閑退區區感激何可具言實以鄙性惷愚觸事妄發竊覸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為罪大矣伏况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旦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是敢再瀝悃誠仰干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嶽廟

一次俾得婆娑丘林母子相保遂其麋鹿之性實爲莫大之幸情迫意切不知所言伏望鈞慈俯賜憐察

答汪尚書書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日之懇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即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喻令熹審思出處之計尚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

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却慮一旦覩見諸公之訑訑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放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為一言遂其所請之

為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為去就熹固已畧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奬厲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為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為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為進退耳顧明公思之為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

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譴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為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為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為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言事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

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却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之宜為國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屢以愚懇冒瀆鈞聽未蒙矜許憂懼實深今日復得尚

書汪公書戒以速行謹以愚見復之顛末曲折竊恐相公未知區區之心試取而一觀之則知我罪我當有所決矣熹受知之深豈願如此亦惟有以深矚其不得已之故或遂改圖則不惟熹猶有望焉而天下實受其賜惟相公深圖之

答劉平甫書

領武昌五月下旬書知行李平安登覽雄勝甚慰所懷而安國諸詞更勤手筆讀之使人飄然直有凌雲之氣

也比日新秋尚熱伏惟到荆已久侍奉萬福熹請祠久不報昨得元履書云相君怒甚恐不可得然三得汪尚書書已兩報之竭盡底藴次第亦須見怒矣或恐更有備禮文字來即當再入文字彊勉一到衢婺間聽朝命又不得請即煩一到面懇諸公恐到彼終無好出場耳元履竟不容於朝雖所發未為中節然比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者不可同年語矣陳固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難乃如此此則拙者之誤一凡也聞到鄂已有所

處置威望隱然甚善甚善到荆不知又别有何施行想規模素定不勞而政舉也邊侯既未聳統帥之命當且中止似亦不必切切以為言熹向兩書為一凡言此知皆達否

答張欽夫

昨所惠吳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淺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乃不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猜狹怨懟之心窺聖人學者茍以其新奇

而悅之其害亦有不勝言者道學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奈何奈何元履十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見之然想其脫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既不能克己從善使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恐有失士之謂用心如此亦已繆矣熹所與劄子謾錄呈足以見區區然勿視人幸甚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龔　果

晦庵集卷二十五

宋 朱子 撰

書時事出處

答張敬夫書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況愚昧荒迷之餘其何

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為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椁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為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

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況祖宗陵寢欽廟梓宫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説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寇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誤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㸃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為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為號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

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為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為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為之輔凡廷臣之狡險逢迎軟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

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須審度彼己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

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奈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熹幸從遊之久竊覸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為丈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丐免丁絹期反牛羊之說宣播遠近尤非小小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絶其萌芽勿使能失不可不戒

生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為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為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易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以為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頗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警切之使知為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自知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汪

丈書道虞公見問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顧因左右效此區區庶幾不為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何為尚有所疑熹嘗以為内脩外攘譬如直内方外不直内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内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讐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

答張敬夫

今日既為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

孰為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為意今日須為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衆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為不可固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為之所向見范伯達文偹具夫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使為井地

寓兵之漸試詢究其利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見豈有餘剩可剗刷耶閩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遺所費不貲然後肯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聞極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不可曉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强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贓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葢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為重耳今乃一例為此刻急則人

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贓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為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刼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汙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之本意也憂居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有此耳

一一僭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為則已如欲有為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敵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令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為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為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

我而非所以為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郤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為恭敬未必眞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决如其不合則奉身而退亦不為無名矣葢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縻虛禮逡巡閔黙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為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綸又踈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則更須力為君相極

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未盡也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

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

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益始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懇懇既以侍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

聞已有嚮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葢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會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詔否夫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

本末之序愚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沉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眞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為

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脚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説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異時開講

如伊川先生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捄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

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今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畆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絶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采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

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效而任事者曰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令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

邉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埸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髙明試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清倖門未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二精言之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猥承下問敢效其愚伏惟采擇

答沈侍郎書

熹伏蒙送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揄揚推挽之力多矣然熹愚不肖昨以憂苦之餘疾病殘廢不堪仕宦故召命之下不得不辭最後諸公以謂無故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勢必難從不若以嶽祠為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以無事而食祿為嫌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向來遭喪既已去官今若朝廷畀之舊秩從其所請使之得便私計而免於稽違偃蹇之罪則已為非

常之恩矣不謂今復横被殊私事出於望表始者聞之未敢遽信既而猶謂臺省諸賢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寢忽前日府中送省劄來乃知此命之遂行而今得竊窺訓誨叮嚀之意尤使人皇恐震慄而不敢當已送建寧府寄内今有二狀申省輒以附内得賜台旨授達為幸但其間所陳縁愧恐悚廹不能盡鄙懐敢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乘之辭便從所請不惟孤踈之迹得免邀君釣寵之譏亦免以謬恩濫賞上累公朝綜核之

政則上下之勢兩便而俱全矣如其不然寧碎首瀝血以請違命之誅不敢蒙羞忍恥為儌幸苟得之人也切望台慈鑒此誠懇早賜矜念則覆護保全之賜終身銜佩何敢弭忘本欲自作劄祈哀又念孤遠不敢容易至感激知遇之厚則有不待言而喻者然亦頗恨其不能置此無用之人於度外而必為此以促迫之也此懷抑鬱無路自通正賴高明終惠之耳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

一安撫司賑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般載租米互有相妨或致延滯

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船交海中今欲招邀合從兩司多印文榜發下福州沿海諸縣優立價直委官收糴自然輻湊然後却用溪船節次津般前來建寧府交卸

一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定本錢選差官員使臣或募土豪給與在路

錢糧令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糴潮惠州與本路界相近往回別無疎虞即與支賞約運到米一千石支錢三十貫充賞更多尤好其糴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奏推賞施行

一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理不須過有招邀上溪船米反致鄉村匱乏將來却煩官司般米賑濟勞費百端今合先次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糴不得閉糴外每產錢一貫樁米三十石省禾亦依此紀數兩貫以下不樁委社首遍行勸諭親自封樁開具本都樁管米

數及所椿去處限十一月内申縣祗備覆實不得輙

徇顔情虚申數目及妄挾怨仇生事搔擾其社首家

禾即委隅

官封椿

一鄉下有外里産户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居人指

定經官陳説封椿十分之七

一鄉下有産錢低小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隣保重立罪

賞陳告亦與量數封椿十分之五並依前法

一上户有願於合椿數外别行椿糶之人許具實數經

縣自陳收附出糶量行旌賞

一所樁禾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下量估平
價出糶不使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太賤以虧上戸
一所樁禾米自來年正月為始以十分為率至每月終
即給一分還元樁產戸自行出糶直至稍覺民飢即
據見數五日一次差隅官監糶大人一斗婦人七升
小兒四升如至六月中旬民間不甚告飢即盡數給
還產戸自行出糶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糴禾米之家合預行括責

取見戶口實數即見合用米數及將來分定坊保給

關收糴庶免欺獘大人婦人小兒逐戶分作三項

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廩祿市戶

自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並不在收

糴之限

一鰥寡孤獨老病無錢糴米之人候三四月間別議措

置如是饑荒須令得所

右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項乞使府兩司早賜詳度定

議第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衢恐有未盡未便之處令諸色人詳其利害疾速具狀陳述廣詢審議然後施行庶使大戶細民兩得安便伏候台旨

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目今秋成在邇般運到人已食新切乞存留無為虛費樁米多則上戶不易少又儲蓄不足此數更乞裁酌更以戶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米數

與建寧傅守劄子

熹竊以秋冬之交寒氣未應恭惟某官台候起居萬福

熹比津建陽凡兩拜問必皆已呈徹矣拜違誨益忽已

累日追思館遇勞貺之寵已劇愧荷至於連榻奉教又

皆潤澤忠厚老成人之言感發多矣幸甚熹昨日已至

山間弛擔兩日又當南下然旱久水澁更須數日乃可

抵城下也歸塗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未至甚虧常

數但備禦之策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

糜穀之害且云未論醖釀所耗只今造麴崇安郭内度

費萬斛黄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虞舟檝之費曷若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萬斛之麴將來所糜秋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糴秋米之說所完亦豈及此聞邵武已行此令彼以蕞爾小邦尚能行之豈堂堂使臺大府之力而反不能乎到家得浦城知友書亦頗及此今謹納呈顧高明更與楊丈熟計之也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體仁好學有志佳士也似亦與景仁昆

弟同年前此因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又聞楊丈已行下主簿糴米而未及秔秫之别不知果如何糴秔之害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内戶口不知其幾若必人人糴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樁留禾米如前日之說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之說皆憚於此計蓋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决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

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隣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冥頑難喻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俟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已而不敢為哉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以家貲二百萬糴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出之若果如此則人亦豈為鬼為魅全不可化者但患上之人先以無狀期之故强者視以為深仇而肆其淩暴弱者畏之如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相裁二

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書以為權衡之論為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為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枉後惠文一切之說其實趨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所及者博故雖有人所不欲而彊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外也夜不能寐起坐作此信意直書無復倫次不審高明以為然否正使未必

可行亦足以當一劇論也前日所禀弟子職温公雜儀謹納上字已不小似可便刋女誡本傳中有一序恐可并刋此印行紙内上數幅字數疎密須令作一樣寫乃佳仍乞早賜台旨當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當以弟子職女誡各為一帙而皆以雜儀附其後蓋男女之教雖殊此則當通知者使其流行亦輔成世教之一事也雜儀之書蓋頃年楊丈嘗以教授者慼今懷昔歲月如流而孤露至此言之摧咽不能自已語次及之亦足為慨

然也熹本更拜書楊丈昨日方歸今早有人行鷄鳴起
僅能及此遂不暇作然所欲言不過此想從容次必盡
及之未拜侍前更乞以時自重前即詔除然區區竊與
閩人俱不能無借留之願耳

答傅守劄子

垂喻曲折極感眷念之勤但兹事鄙意初固料其如此
蓋理法當然無可疑者台念不置究轉至今事體益以
明白在使府雖欲奉承朝廷矜恤之美意而在熹豈得

執法令之疑文以冒受所不當得之禄哉熹雖貧病然為日已久粗能自安實不敢以此自毀廉隅仰累執事謹具狀申乞寢罷其未行者收毀其已行者以安愚賤之迹切望憐其誠懇特與施行千萬幸甚

答龔參政書

乃者明公還朝一再旬朔即被書賛延登廟堂近歲以來君臣之契感會神速未有若斯之盛者熹竊聞之不勝其喜即欲脩咫尺之書以稱慶於門下顧以衰病懶

廢因循前却以至于今而遂不知所以進也不謂明公眷念不忘枉賜手教伏讀感懼不知所言又得本府韓尚書報朝廷以熹未敢受禄之故申飭所司特給符券府司既受而行之矣此非明公矜憐之厚則亦何以得之自是以往不惟得以少追溝壑之虞抑使窮悴孤蹤不以矯異詭激得罪於公正之朝為幸大矣惟是支離伉拙無由進趨賔客之後自竭愚頓以報萬分伏惟明公深以平生所學為念仰體聖天子所以圖任仰成之

心端本清源立經陳紀使陰邪退聽公論顯行則羣生蒙福海内幸甚熹不勝瞻望惓惓之至

答龔參政書

伏自去春拜啓之後不復敢貢起居之問蓋懼瀆尊之咎亦避援上之嫌其於瞻仰之私則不以一日而忘也兹蒙賜之手書眷撫甚厚區區感激蓋不勝言惟是恩除過望深所未安此雖參政記憐疇昔有以及此然熹之平生有志無才少容多忤參政固所深知顧乃以是

處之似恐未得其適也數年以來私自揣度決無可用於世重以前歲冒受朝廷寵褒恩養之恩其義不容復捨退閒起趨名宦非惟自處已審至於友朋之論亦皆以謂必其若此庶或可以少補前日冒受之非也敬以公狀申堂伏惟矜憐早為敷奏如其所請或令仍舊充備祠官則熹之受賜亡涯矣熹其勢終不可出萬一未蒙俞允必至再辭竊恐迫阨之甚言語粗率有以自取罪戾者參政必不欲其至此幸早圖之所以記憐擁護

之恩宜無大此者焉伏惟留意千萬幸甚

答陳祕監書

熹憂患餘生屏處田野瞻仰重望葢亦有年顯晦殊途無由徹聲于下執事茲乃伏辱不鄙而惠以書喻以恩除之意且速其來眷予良厚顧惟衰賤無庸久絶榮望於此有不獲承命者已具公狀哀懇廟堂所示告劄亦已送本府寄納矣衰疾杜門瞻望無日鄉風引領不勝依依

與傅漕書

熹竟不免真有前日之命皇恐失措龔公以書付陳舍人遣人以來此意雖厚然熹出處之計已定於前歲受官之日矣至此不容復有前却已具狀申省及以告劉寄納軍帑乞賜台判送下幸甚宫觀恐合日下解罷俸給亦乞住勘為幸龔公亦有書至門下還書之際幸略及鄙意蓋終不可復出者異時復得借物或奉香火於幔亭之祠以畢誅茅夕陰之願於熹足矣若迫之不已

必發其狂疾却恐倍費調護不若及此而藥之之為全也熹申省狀已極詳備不復為第二狀之計矣用此進呈少假一言之助其勢可以一請而遂切乞力為言之盡此底藴千萬幸甚

與呂伯恭書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觸熱幸免他虞到家未幾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為然向年所叨異恩已是朝廷愍勞恩養之意况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

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懇辭當以力請必得為期耳昨日得韓丈書遣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丈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冒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况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真為壟斷無復㢘恥雖有子

貢之辨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畧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今日韓丈又豈忍必破壞之邪況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真售偽託公濟私者方騖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不忍以身啓此弊為後世嗤笑已作韓丈書懇之幸因書更為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為寢罷不

使蹤跡布露反取譴訶則拙者之幸也又況如老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此荒拙猥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己資警益之樂為無窮何時復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來唯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為深厚然不

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為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與吕伯恭書

區區出處之計極感誨喻異時難處亦深慮之但目下便有許多閒阻使人難於進退平生多所愧恥於此自信未及打不過耳又更有一二事平生自知無用只欲

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小有補於天地之間今若一
出此事便做不成設使異時收拾得就將來亦無人信
矣又今日諸公推挽之意人人知之若到彼之後所見
一有不同便為背負知己如陳了翁事亦是賢者之不
幸非其所欲也若每事唯唯緘默隨衆則其為負益深
又非鄙性所堪然則亦何為必出以犯此數患乎今日
聞元履褒贈之命使人感傷渠亦正坐當時不量諸公
相知之淺深趣向之同異故後來不免紛紛之論耳康

節之處前此固嘗講之所以受𨚫前年恩命亦政為此
然曾不足以止今日之所蒙者而或反以為梯此又豈
計慮之所及乎猜阻之患亦深憂之但既出之後或有
妄發不能自已處則其為猜阻甫益深耳前日龔參自
以書來當時煩撓中答之不盡此意旦夕或別以書言
之今且望老兄以此兩書曲折盡達韓丈今日別無醫
治方法只有早聽其辭便自帖帖無事若更降指揮一
下一上則于冒瀆煩傳聞廣而譏議多必別致生事矣

熹祠官向滿方患未敢再請只得再差一次為幸甚厚此外實不敢有一毫意想也前書勇往之說以今觀之又似舊病依然畧未痊減一二分易言之責深以自懼耳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兹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為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

日所賜書傳文亦以所得别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

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恵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禄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為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絶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頼一時

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冐受則賔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群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伸其

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史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
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
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
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
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
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
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
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

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内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怒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

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為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樂之乎瞻望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秖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于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

既長稍知為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群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殭顏尚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饑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

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為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與龔參政書

熹竊伏田里仰依大造自頃拜勅奉祠以書陳謝之後無故不敢輙通牋敬以犯等威區區第切瞻仰玆者竊

聞還政宰路歸榮故鄉行道之難不無私歎然意者必得參侯車塵瞻望顏色以慰積年引領之懷而卧病田間偶失偵伺遂乖始願尤劇惆然獨念頃歲黄亭客舍拜違左右屈指於今十有五年其間事變反覆何所不有而其不如人意使人悒悒不能無遺恨者則已多矣憂患之餘衰病零落雖已無復當世之念然私所幸願猶冀天啓聖心日新厥德公道庶幾其復可行乎明公彊食自愛應之於後以遂初心則海内幸甚暑行良苦

引首馳情

答陳丞相書

熹昨罹私釁仰勤吊恤拜啓還使未足究盡鄙懷方欲別伸問訊之禮忽聞拜章公車祈就閑退聖主重違明公之意峻其班秩而後賜可竊自惟念雖與一道窮民同失膏雨之潤不無怊悵然想稅駕里門雍容就第超然事物之外其樂有不可涯者至於聖主不忘之意則又海内搢紳之所共慶而熹之愚昧竊獨深有感焉蓋

今時論歸趣益異於前後來諸公未見卓然有可望以回天意者有識之士日夕寒心明公受國家大恩起布衣至將相位尊禄厚德流子孫今又為聖主所優尊士大夫所歸鄉如此誼豈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哉伏惟高明深念此意亟於此時反躬採本遠佞親賢以新盛德廣賢業庶幾異時復起有以格君定國剗弊鉏姦慰斯人之望者千萬幸甚

與陳公别紙

前幅所禀親賢遠佞之意葢已屢瀆鈞聽然似頗未蒙深察懐不能已輙復陳之葢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見惟試思平日所以顧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况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為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群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葢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為

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為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為如何數日道聞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葢盎然溢於容貎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况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内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熹前幅之尾所禀尤願垂意葢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

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為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會所繫不淺熹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願顧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惟相公念之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

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歴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説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録呈敘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説方盡底藴耳如以未安幸為却回仍别為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絶意名宦凡百世

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恠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卻心性雖欲勉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病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畧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為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政又未必有以

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為兒女饑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為究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為煩也揆路未敢作書煩為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疊再得宮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命亦未敢便落舊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加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微詞諷曉之免臨時復紛紛

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跡使不至踈脫深有望於高明也熹來日出紫溪迎哭劉樞之柩昨得其訣書猶以國耻未雪為恨亦可哀也臨行甚冗又急遣回遞中草草作此殊不盡意八月十七日上狀不宣熹頓首再拜

子重不及拜狀昨日亦嘗以書附政和行者想未能即達也此事亦告調護得免踈脫朋友之賜厚矣欽夫久不得書彼想時聞問也王程驅迫不得少休聞

此尤使人怕出頭耳

答鄭自明書

副封曩恨未見今兹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欽袵敬服嘗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誠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畧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悟去黽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閒暇進德修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

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鋒頴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寤啟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葢前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羣小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修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濶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為迂濶而不足言也兼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

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為令弟言之歸當一一禀白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衰陋不足以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

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修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面論猶頗以為恨也陳丈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也熹之出處不足為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爾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審奏事以卜可否又不得則引疾丐閑此於進退固自以為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為如何若終身不出之計則自祿

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矣今亦不敢固必且得隨事應之耳但申省狀中欲少露久違軒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羞薄詔除之心不知可否幸為籌度留數字於曹晉叔處令尋的便附來見教為望或不必然即只依常格寫去也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修以俟時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

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頽壊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侯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

昨得都下知識書云伯恭說熹不必請對此其意蓋恐熹復以抵觸得罪沮壊士氣此意人少識之者只

似熹偷得差遣做一般彼意固善然恐不可承用也

如何

晦庵集卷二十五